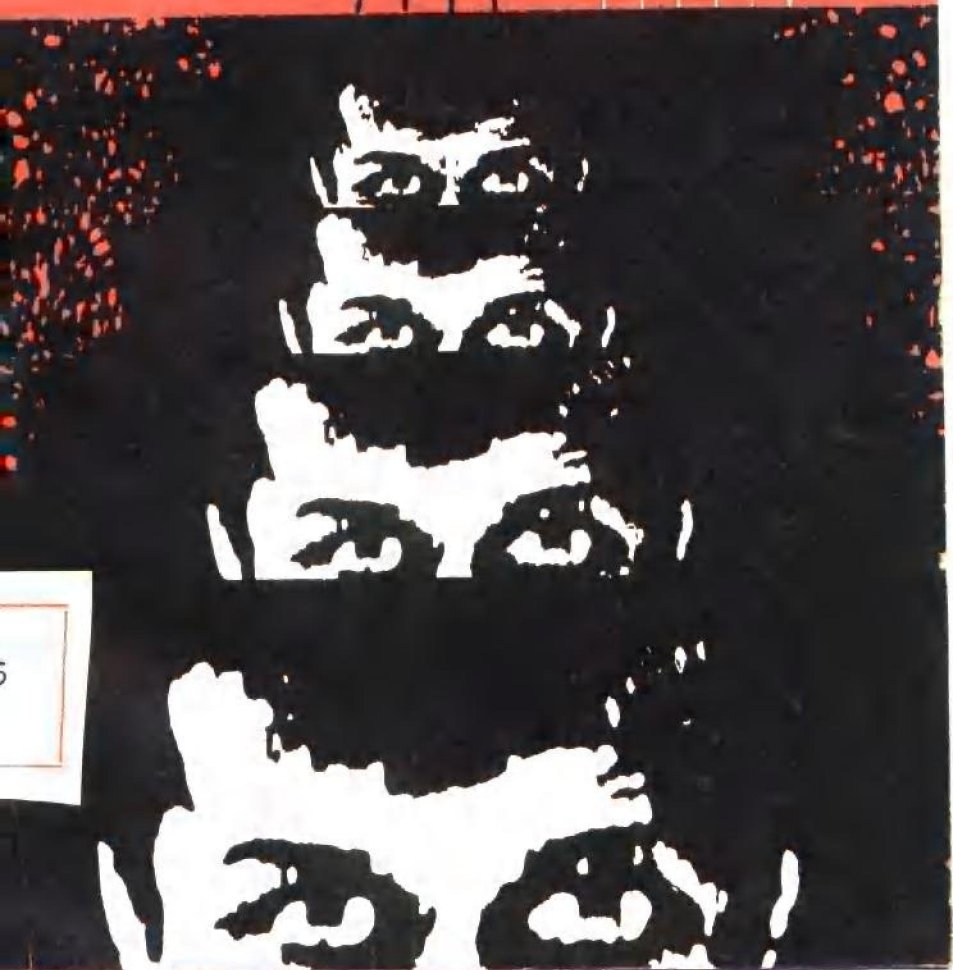


玩魔方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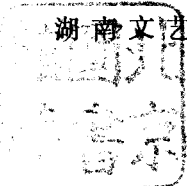
87
I247.5
2100



玩魔方的人

《文艺生活》编辑部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327830

玩魔方的人

《文艺生活》编辑部编

责任编辑：李一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0,000 印张：10.25 印数：1——16,700

书号：10456·123 定价：1.80元

新书目：86—8

● 目 录

- 智劫神风号……………周健行 谭合成 (1)
 - 玩魔方的人……………李 波 (54)
 - 洒满血迹的路……………唐寿明 朱用休 (113)
 - 皇宫脉案……………吴傲君 (201)
 - 疯秀才与痴太守……………梅德生 (222)
 - 鬼谷神功……………金克剑 (269)
 - 编 后…………… (324)
-

● 智劫神风号

周健行 谭合成

“四海春”的接风宴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的台湾岛，有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孤舟。

大陆全部解放了。残存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如同强风扫荡下的蝗虫一般，从空中和海上撤到台湾。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和一些富商巨贾，挟着金银珠宝、证券美钞等一切可以带走的财产，一窝蜂涌上这个海岛。美丽、宁静的台湾，从此变得纷扰多事了。

嘉义，是台湾南部的一座县城。在城南二十公里处，有一处机场。这是国民党新定的第十空军基地。机场内有两条十字形交叉跑道和塔台、油库等设施。机场四周的水泥桩柱围着带电的铁丝网，铁丝网外面是一道很深的积水壕沟。就在壕沟边上，耸立着一座二十米高的锥形线标塔，塔身上“北回归线线

标”六个镏金大字，在亚热带的强烈阳光直照下，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北回归线从这里通过。

嘉义机场大门外，原来只有寥寥数家日本人开的店铺。自从这里辟为空军基地，驻扎了一个战斗机大队和一个空运大队（该大队人员军服上的标志是一匹大骆驼，所以又称“骆驼大队”），这座无名小镇顿时热闹起来。沿着机场大门外那条不宽的青石板路两旁，陆续盖起了酒吧、餐馆、浴室、旅馆。公开的妓院和暗门子也应运而生。这里，白天静寂无声，各家店铺的伙计和女招待们，兀自在冷清的店堂里哈欠连天地打瞌睡。一到夜幕降临，机场上飞机起落的轰鸣声停止了，在天上忙忙碌碌折腾了一天的飞行员，带着倦意和一颗空虚的心三三两两来到镇上，各自寻找自己的快乐。酒楼和餐馆橱窗里陈列着各种名酒、饮料和烤乳猪、炸牛排等引人食欲的佳肴美味；虽然这里没有夜总会，但好几家酒吧都附设灯光昏暗的舞池，拿着话筒的歌女袒胸露背，用充满性感的动作和软绵绵的歌声挑逗着听众。浓妆艳抹的妓女们拖着木屐在门口搔首弄姿，互相争夺着把客人拉进自己的下处。而那些远离了家乡和亲人，被迫来到海天苍茫的孤岛的军人，在极度的空虚和苦闷中，也只有浑浑噩噩地日复一日借醇酒和女人来排遣心中的愁烦，将光阴和金钱抛掷在灯红酒绿的餐馆、酒吧和妓院之中……

一天傍晚，镇上最大的酒楼“四海春”楼上的雅座里，聚集着一群骆驼大队的空军军官。今天他们在这里聚会，是为了给将从香港归来的中队长高福江接风。空军是国民党军队中的

天之骄子，在执行空运任务时，飞行员经常“夹带”各种私货，如黄金、美钞、名贵药材等牟取暴利，甚至偷运鸦片，进行毒品走私。这次高福江得了个飞香港的任务，机会难得，不少人都倾囊而出，托他做一笔黄金生意。只要他回来，少不了每人都有千儿八百美钞的进项。因此，大家兴高采烈地齐聚“四海春”，点了一桌名贵川菜为高福江洗尘。这会儿，飞机还没有到，酒席还没有上，军官们一面心痒难熬地暗自计算着高福江将要带给他们的赚头，一面和漂亮的女招待调笑取乐。

在酒楼的一角，一位个子不高、面容清瘦的军官，远离热闹的人群独自闷坐，要了一小瓶威士忌自斟自饮。他叫栾振洲，是空运大队的一名机械师。他并没有托高福江做生意，但他是高的好朋友，所以也来参加这次聚会。

“栾兄，什么事这样闷闷不乐？又在想家么？”一个飞行员走了过来。

栾振洲苦笑着摇摇头，这个被蒋帮裹胁来台湾的军人，日夜思念大陆亲人。可他此刻能说什么呢？只是顺手又倒了一杯酒。

“栾兄，我看你也不要想得太多了。”那飞行员劝慰他道：“人生在世，对酒当歌。反正咱们是陷在这个孤岛上，想回家也回不了，暗自伤神徒然苦了自己，倒不如痛痛快快地吃喝玩乐过糊涂日子，什么也不去想它！”

“对呀，象高队长那样，走到哪，乐到哪，就这样混呗！”另一个飞行员也凑了过来。

这时，一位军官看了看表，猛然推开挨在他身边的女招待，惊呼道：

“啊呀，已经六点，恐怕飞机已经到了！”

十来个军官纷纷奔下楼来，发动了停在酒楼门口的二辆吉普车，直奔机场而去。

机场里，塔台正在指挥一架飞临上空的四引擎 C—46 型运输机降落：“244 听着，244 听着：机场准备完毕，可以降落！请回话。”

军官们的吉普开近塔台时，发现跑道两旁加强了警戒，站了一排荷枪实弹的机场警卫士兵。另外有一些穿便衣的人在四处走动，看样子是保密局的暗探。为什么摆一个这样的阵势？他们心怀忐忑地议论着：

“高福江这次飞港到底是什么任务？”

“也许是接运大陆搬出的重要机密件吧，看看这副戒备森严的样子。”

“球！说不定就是老头子的私货，宋美龄的抽水马桶什么的。”

“中央银行的金条？……”

“说不定……老高倒卖黄金的事露馅了……”

飞机怒吼着，带着尖啸、夹着狂风着陆了。

舷梯车开了过去。军官们跟着蜂涌而上时，被一队警卫士兵拦住了。他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舱门开了。首先走下舷梯的是两个穿黑色西服的便衣。接着，个子矮小壮实的高福江步出机舱。他没有穿飞行服，也没带图囊。显然，这架飞机不是由他驾驶的。他低着头缓缓地走下舷梯，后面还跟着两个便衣。

“老高！”

听见空运大队的同事们招手叫他，他抬起头朝他们笑笑，刚想说点什么，一辆黑色轿车驶到他面前，身后那两个便衣把他拥上车，“嗞”地一声开走了。

这时，满脸络腮胡子的空运大队上校大队长于文龙和机场场长出现在塔台旁边，军官们一拥而上，愤怒地询问着：

“他们为什么把老高带走？”

“他犯了什么罪？”

“把他带到哪里去了？”

于文龙满脸愁容地打出一个“无可奉告”的手势。

倒是机场场长含糊地嘟哝了一句：“听说他……有…通共嫌疑……”

通共？！军官们心里一下凉了半截：完了！那桌名贵川菜，那些托付给他的金条都完了！军官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走在回军营的路上。栾振洲倒是与众不同，他有着一种异样的兴奋，他在琢磨：高福江真是通共么？

“蒋总统给我发过嘉奖令”

“我通共？哈哈哈哈哈……”

在审讯室，高福江一阵仰天哈哈，把军法处的官员和保密局特务弄得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高福江在香港被保密局特务跟踪拘捕押回基地，在空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骚动。高福江是空运大队的王牌飞行员。他驾驶

技术精湛，人又极其机灵，胆大心细，遇事果断。空运大队许多艰巨任务差不多总是他带队去完成。他曾当过轰炸机驾驶员，颇受器重，被于大队长视为左右手。不久前因战功显著被提升为中队长，晋空军少校衔。象他这样的人，说他投靠共党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基地空军上层人士猜疑保密局此举是为了某些集团的利益，有意打击空军，借机削弱空军势力。基于这种考虑，空军领导集团与保密局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不许他们把高福江带走，坚持在基地按军法程序进行审讯。审讯时高福江的朋友们都来了。这时，他们见高福江面对审讯人员毫无惧色，一阵哈哈，不禁鼓掌叫好。

高福江也斜了审讯官员一眼，开始口若悬河地反驳他们提出的指控：

“我高福江自入空军服役，不敢说有功于党国，总算尽了一个军人的责任。远的，我参加了空援太原，轰炸东北；近的，谁都知道，重庆号投降共军，是我率队去炸沉的。为此蒋总统给我颁发过嘉奖令，奖给我二千块大洋。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难道你们都忘了？你们指控我有通共嫌疑，有什么真凭实据？嗯？”

坐在审讯桌旁的一个保密局官员说：“我们调查情况证实：你在香港曾和共党分子有过接触，他们曾对你进行策反活动……”

“不错，我在香港接触过一些人，他们中间有商人，也有军人。但是谁的额头上都没有写一个‘共’字，我知道哪个是共产党？香港是个自由世界，有我们的人，也有共党的人。真

有人讲共产党的好话，策动我到那边去，我也只能装没听见，奈何他不了。难道凭这就能定我的罪？简直是笑话！”

那保密局的官员被他驳得面红耳赤，在带来的大皮包里摸索一阵，拿出两本薄薄的小册子，朝高福江扬了扬，说：

“你不要狡辩！在你的行李中搜出匪首毛泽东的小册子，这又作何解释？”

旁听席上的军官们听见这话，一齐感到惊讶地伸长脖子去看那两本书。保密局官员却故作姿态地把它放进皮包里，洋洋得意地望着高福江。高福江微微一笑：

“我不晓得这两本书是怎么到我行李中来的。在座的同事们可以证明：格老子从来不爱看书，要看也只看《亭子间嫂嫂》、《妹妹我爱你》……”

他的话引起满堂大笑。在笑声中高福江继续说着：

“如果说看了共产党的书，就有‘通共’的嫌疑，这就难办了。我听人说，你们那位死去的戴笠戴老板对毛泽东的书倒挺有研究，他的书架上只怕也有不少这类书哩。”

又是一阵哄笑，还有吹起口哨为高福江打气的。保密局官员一张茄子脸涨得通红，连连拍着桌子吼道：“放肆！”

审讯朝着对被告有利的方向发展，指控一方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法官们也知道空军方面和特务机关顶牛，有意为高福江开脱；但慑于保密局的势力，不敢作出释放高福江的判决。只得以进一步赴港调查事实真相为由，暂时将高福江羁押在基地，由机场警卫队看守起来。

高福江在被押出审讯室时，对空运大队的同僚们挤眉弄

眼，大声招呼：

“正好让老子休息一阵。可弟兄们别忘了给我送些吃的、喝的来啊，禁闭室的牢饭不是人吃的，住他妈半个月，不用枪毙，我饿都会饿死！”

飞行员们安慰他道：“老高，你放心，他们拿不到证据，自然要放你出来。”

高福江恨恨地说：“保密局那班龟儿子！老子明朝出来要赏他们一顿炸弹，叫他认得马王爷三只眼！”

同事们连忙阻止他：“别乱说，小心让他们听见！”

两个特务原是脓包

高福江被关押在基地军法处，这里设有若干间禁闭室和反省室。前者是关押违犯军纪的士兵的，一间三平方米的斗室，里面只搁着一张木板床。军官反省室的房间面积要大两倍，里面有单人钢丝床、书桌和沙发。高福江怕寂寞无聊，让人搬来一架手摇式唱机和一堆唱片，整天听着那些歌星嗲声嗲气的歌唱。不到两天他就听厌了，又叫人给他弄来几本时下流行的言情小说。但是读着读着，书里那些妖艳、放荡的女郎，竟使他回想起在台北相好的舞女阿媚，心里更象打翻了五味瓶。他歇斯底里大发作，把那些书撕得粉碎，撞着铁板门高声叫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看守莫奈何，只好装着没听见，让他自己喊累了自动停歇下来。

幸好空运大队的军官们常来看他，给他带来水果、点心和

美国罐头。有时还让“四海春”的伙计送来几份酒菜，朋友们就在反省室里陪他狂饮大嚼，一醉方休。他们安慰他道：“高兄，休要烦恼！现在外面乱糟糟的，你倒乐得在这里逍遥自在，省得出那种极危险、又没意思的勤务。”高福江问：“现在那边（指大陆）局势怎样？我们有些什么任务？”栾振洲悄声告诉他：“那边是全完了。只剩下华南、云贵和绥远等几个据点没给共军占领。老头子拚命拉拢那些杂牌部队，想让他们在大陆上牵制共军，制造骚乱，给美国佬一个我们一定要反攻大陆的印象。这些天大队经常有空投任务，一飞几千公里，深入大陆投给养、武器。前天三中队一架C—46没有回来，也不知道是撞了山还是给共军打下来了。”另一个军官插言说：“也有人传言，那小子说不定开着飞机过去了。最近，收音机里大陆对咱们空军宣传得厉害，开一架飞机回去，奖几千两黄金哩！”高福江兴奋地说：“真的？老子出去了也搞它一架过去，省得在这里受龟儿子的窝囊气！”栾振洲忙要他小声：“老高，千万别乱嚼舌头，这可是丢脑袋的事啊！时候不早了，你好好休息吧，我过两天再来看你。”

军官们走了，高福江躺在钢丝床上，半醉半醒地想着刚才的谈话。他是一个生性好激动的人，脑子里有了一个新奇的念头就亢奋不已。他想：假如我真有机会弄一架飞机到“那边”去，今后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可以回故乡去，和亲人厮守在一起，然而……共产党说话会算数么？他们能不能容我？哼，高福江，你来得正好，你这国民党的大功臣，重庆号是你炸的么？你算算帐：一架飞机能顶一艘五千吨的巡洋舰

吗？即使他们不算这笔帐，“那边”的清苦生活我过得惯吗……

他就这样翻来覆去地胡思乱想着，直至昏昏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他急切地盼望栾振洲来，他觉得栾振洲考虑问题比他成熟。可是怎么也见不到栾振洲的影子，是不准他进来么？

这天夜里，高福江突然被开锁拉门的声音惊醒。他心中一动，一骨碌坐了起来。顿时走廊上的灯光亮了，投进来三条人影。他们是干什么的？高福江警觉地吼了一声：“谁？”

来人并不答话，径直走进屋来。高福江定睛一瞧，一个是值班看守，另外两个是身着空军制服却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这时，值班看守退到门边，两个陌生人向前逼进一步。为首的生着一对突出的金鱼眼，样子难看极了。他把扫帚眉一扬，问道：

“你就是高福江？”

“既然知道，何必多问。”

“把东西收拾一下，给你换个地方。”

“换到什么地方去？”

“不必多问，到了你就会知道。”

“这——”高福江圆睁双眼，把炯炯逼人的目光投向值班看守，“大队长知道吗？”

值班看守正要答话，金鱼眼从军便服上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放在桌上：“自己看吧！”

原来是大队长于文龙的一张手令：

机场警卫队看守班：高福江一案移交保密局处理，速将高福江交来人带走。

于文龙

高福江认得于文龙的笔迹，手令确是他写的。他头皮一阵发麻。

“老子不信，找大队长去！”他一拍桌子，转身就向外走，那两个特务连忙堵住门口，拔出手枪，对准了他。

“不许动！举起手来。！”

高福江膘了那枪口一眼，慢慢地举起手来。

一个年轻的特务，提着锃亮的手铐走上前去，准备把高福江铐起来，可是他扳来扳去，怎么也扳不下高福江两只高举的手。

“废物！”金鱼眼把枪插进枪套，上前两步，用一个擒拿动作，一手掐住高福江手腕上的脉门，另一只手向他的肘角击去。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一瞬间，高福江的双臂猛地一沉，双肘象铁闸般沉重地砸在两个特务的软肋上。两个特务痛得一矮身，高福江顺势一个‘大开门’，伸出双拳朝两个家伙的太阳穴上击去。两个动作，一气呵成，迅如雷电，两个特务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便如同两袋灰面，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一直站在门边的值班看守，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他本能地拔出手枪：

“不……不许动！”

高福江缓缓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而后从茶几上的烟听中抽出一支香烟，揿开打火机把它点燃，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悠哉游哉地喷吐着烟圈。

值班看守倒傻了眼，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一支枪在手里抖个不停，因为高福江刚才表演的那一手拳脚功夫实在使他胆战心惊。

香烟在高福江指缝间慢慢燃烧，青烟袅袅。这一向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如同一部画面清晰的电影在他大脑中闪过……在香港与中学时代的老同学陈先生邂逅相逢，陈先生确实委婉地做过他的策反工作，可他虽对台湾的前途悲观失望，但又担心共产党不会对他宽大，因而没有答应。所以被保密局抓回嘉义时，他并不紧张。他仗着自己过去的功绩，量他们不敢怎样为难他。后来，他又把希望寄托于大队长：他跟大队长于文龙出生入死十多年，他想他总不会看着自己遭难而不搭救一把。可是现在……他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知道，自己一旦落到保密局，那就如同坠入阿鼻地狱，不死也要脱一层皮。空军里就有好几个弟兄因“通共”罪被保密局弄走，一去再无消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高福江掐灭烟头，浓眉紧皱，生死关头，迫使他作出最后决断。

他抬起头来，脸上带着笑容，用一种轻松的语调对值班看守说：“朋友，你的手枪保险还没打开哩。”

值班看守恍然大悟，便习惯地低头去看那手枪。这时，高福江从沙发上一跃就到了他身边，手一伸，那支枪便到了他的手上。

高福江把手枪撂到茶几上：“朋友，委屈你一下。”说着取下刚才两个特务留下的手铐，“咔嚓”一声，把早已吓成一滩烂泥的值班看守铐了起来，又拿过一条毛巾塞住他的嘴，而后，大摇大摆走出反省室。

机场之夜，颇为宁静。楼房塔台的幢幢黑影，有如一幅张大千的水墨画。两道巡空探照灯的光柱，懒洋洋地划过寂静的夜

空。高福江穿过一条林荫道，就看见了机场边上北回归线线标塔顶的红色指示灯。这灯光透过夜色，给人一种神秘的启迪。远处依稀可辨的锯齿形山影，就是著名的阿里山……这红灯，这山影，这寂静的机场之夜，把严酷的现实推到了他的面前：现在他该怎么办？

突然，前面闪过两条黑影，高福江急忙躲进路边的女贞树下，只见那两个人悄然无声地在机场警卫队营房的暗影掩护下，径直朝他刚才出来的反省室方向奔去。“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高福江暗想，“莫非又是保密局的特务？糟了！我必须尽快离开机场。”可是，还没等那两条黑影走进反省室那幢房子，反省室门口的报警器就急促地响起来了。接着，机场上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所有的灯都打开了，整个机场明亮如同白昼。摩托车队从机场的大门开出，封锁了附近所有的路口。

高福江啊高福江，你纵有冲天羽翼，又怎逃出这天罗地网？

一纸总统手谕

快到天亮时分，空运十大队大队长于文龙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自己的卧室。整个基地的空地勤人员的家属几乎全都住在嘉义城外的北门町，于文龙素以严于律己著称，当然也不便例外将家属带在身边，他在机场只有一间带浴缸的单人卧室。昨天晚上，他刚刚睡下不久，便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接着又听到警报声。看守班报告：高福江打伤了保密局的人员和警卫大队的看守后逃跑了。高福江既已逃出，他本来想搜索